

Tea Party II

「夜店」品茶 混得好！



「如果一百年後大家想起茶仍然只是功夫茶，那我們這代人就白活了。」台灣知名陶瓷茶器品牌陶作坊的總經理林榮國這麼說。由他推動打造的Tea PartyII文化派對日前應台灣月之邀來到香港，嘗試將傳統的茶文化與當代生活特別是年輕世代相聯結，將調酒藝術、數碼互動、電子音樂、設計、時尚相融合，小小空間中，引導觀眾五感全開，經歷新奇的品茶體驗。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受訪者提供



吸引年輕觀眾

演出名為「混得好 in the mix」，擺明車馬要玩各種混搭，吸引年輕觀眾的眼球。開場前，觀眾先被引導至休息區，入坐分別以春、夏、秋、冬為靈感精心佈置的茶桌前。桌上茶具小巧精緻，色澤典雅；旁邊的擺設也妙，那角落的一張小几上，淨色花瓶中間插着一枝黃花，燭光搖動，枝條的細影斜在牆上，煞是好看。這麼坐着，慢慢喝一杯清茶，吃兩塊小餅，自然是古樸得不得了的精緻享受。還以為演出就是要這麼讓人體驗傳統茶文化，卻不想這只是前奏，觀眾隨後被引入一間黑色小房，好戲這才登場。

昏暗燈光下，帥氣的「調茶師」屏氣凝神，用上熟練的調酒手勢來煲水沖茶，姿態利落優美。水氣在拙樸的陶杯中慢慢升騰，點點茶香四溢。和着節奏強烈的音樂鼓點，四道象徵春夏秋冬的茶品被一一捧出，春天的清風、夏天的果品、秋天的沉鬱、冬天的香醇，一一喚醒味蕾。再加上四周的投影，的確讓人那一刻十分沉醉。

演出的導演王俊隆介紹說，演出原本的設計用的正是「夜店」的概念，每場只容納12位觀眾，大家一起靠在吧檯，一邊看着調茶師沖茶，一邊聊天交流，每個觀眾都有一套別致的茶具，

可以盡情欣賞把玩。香港的演出則礙於場地，投影等不能盡善盡美；加上希望邀請更多觀眾體驗，每場難以做到每個人都圍着吧檯坐下慢慢喝茶，與調茶師的交流也更有距離。

但儘管如此，這樣來喝茶，已經夠新奇！演出也加入數碼互動的元素，讓觀眾可以用手機與投影互動，再通過電郵收到一份參加派對的紀念照片。

以茶會友

林榮國說，中國人喝茶，就是「以茶會友」，Tea Party也強調這一點，只不過將西方的派對文化與茶放在一起，顯得現代又新奇。「吸引觀眾的好奇，就是很好的互動來源，這12個觀眾，搞不好就變朋友呢。我們總說『以茶會友』，透過一杯茶，來暖暖我們的心。」儘管力圖創新，林榮國卻十分反對為創新而創新。「對文化，對老祖宗留下來的珍貴的想法，我們

希望能維持住，這樣才有它的根源和底蘊。傳統要保留，而我們又能夠創造甚麼給下一代呢？我是做陶瓷的，唐宋元明清，唐朝有三彩，宋朝有汝瓷，元有青花清有鬥彩，這些東西都是當時傳承下來的，那我們接下來呢？茶文化也是，我們有甚麼能傳承給後代子孫呢？」

創作茶具近三十年，林榮國創辦陶作坊與不二堂，相信「以器引茶」，相信日常器物的質感可以讓人體驗生活的美好。而對於如何尋找這個時代的茶的話語、茶的觀點，如何讓茶這個產業與時並進煥發新生，他認為唯有透過文化與創新才能做到。他希望把Tea Party打造成一個長期的系列，吸引不同領域的藝術家和創作者加入進來，打造不同的茶派對。「當時Tea PartyI我們是在台灣設計周發表，而不是文博會，因為設計師是創意的源頭，我希望吸引他們的注意，如果他們覺得茶具很好玩，就可以在他們不同的設計領域創作和茶具有關的作品，這樣茶的產業的多樣性就出來的。所以我們做的其實是拋磚引玉，讓大家來想想茶是一個可以怎麼運用的東西。」

2010年，陶作坊隨台灣館參加上海世博會，負責會場的奉茶和茶演示，從那時起，林榮國就一直想辦一場新穎的茶會，Tea Party系列應運而生。「創新的目標是推廣，希望讓沒有接觸過的人被喚醒，從而願意去了解這個東西。」

敢觀舞台

文：梁偉詩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小西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The Odyssey@The Public Theater

——文化權利與社區動員

上回敝欄，談到紐約盛夏的Shakespeare in the Park，即中央公園莎士比亞戲劇節，如何在文化上成為紐約城市品牌，並為她招蜂惹蝶，引來無數文化朝聖的觀光人口。八月的Shakespeare in the Park過後，九月初，Shakespeare in the Park的製作單位The Public Theater發表了另一個公開免費演出《奧德賽》（The Odyssey），並沿用上回Shakespeare in the Park的門票換領方法，同樣主要通過排隊、抽獎和捐款，讓大眾都有機會現場觀賞表演藝術。

《奧德賽》（The Odyssey）一直是希臘兩大史詩之一，是西方文學的經典。《奧德賽》很多時候又被稱為《奧德賽漂流記》以標誌希臘神話中的浪漫冒險。相對《辛白林》，The Public Theater排演音樂劇《奧德賽》規模超級龐大，在The Public Theater固有職業演員之外，大量起用多種族的社區演員、小孩，甚至小狗，場面熱鬧之餘，明顯更符合The Public Theater一貫以來提倡「文化權利」（Cultural Rights）的宗旨。而《奧德賽》又比Shakespeare in the Park多加了一重考慮，就是社區元素；當中的五個社區夥伴，分別來自Manhattan, Brooklyn, Queens, Bronx和Staten Island，基本已把紐約五大區域都包攬無遺了。（按：借用香港概念來認知，就是香港九龍新界和離島的社區演員，都有代表登場。）那麼，陣容龐大得接近200名演員的音樂劇《奧德賽》，好看嗎？出乎意料之外，《奧德賽》非常精彩可觀，相較於莎劇《辛白林》，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

音樂劇一直是藝術成效非常難料的舞台表演門類，往往涉及的表演元素非常繁雜，包括曲詞歌唱、Broadway群舞、華衣美服、獨唱合唱的編排等種種頻繁換段的配合。尤其《奧德賽漂流記》中主人公異地漂流、奇異見聞的情節，必須從更多元的呈現方法來帶動。The Public Theater的《奧德賽》，雖以Broadway手法展演，整體處理卻相對抒情。甫開場便有兩排儼如天使的白衣歌詠隊走上高鐵架，歌唱敘事。至於奧德賽流浪情節，更以不同戲服顏色的演員群的出現，例如先遇上一群紅衣艷女，再到他鄉碰到綠衣群眾等等，後來又遇上一群rock友，倒過來突顯奧德賽在各地流徙的微妙經歷。

好玩的是，《奧德賽》與《辛白林》改編經典方面，同樣沿用古今交錯的處理。即主人公一家身穿古希臘裝束，非核心人物則一律時裝打扮。亦由於面對不同背景的觀眾，依然保留了與Shakespeare in the Park同樣夾雜pop樂隊和「說書人」插科打諢。文戲方面，《奧德賽》讓男女主角均有獨唱的戲份，就是小細節都照顧周到。如奧德賽回家後，所有人都認為他是陌生人，惟有家中小狗嗅到主人的氣息與他相認一段，溫婉動人。這場只有30秒的「人狗相認」，先讓小狗在台左衝出輕舔主人臉龐，然後小狗跑到觀眾席，再繞圈回到台側



■The Odyssey@The Public Theater 梁偉詩提供

（即隱沒在黑暗中，回到犬隻訓練員身畔，為傷感的場面帶來暖意。戲味盎然之餘，也充分體現出《奧德賽》的精巧匠心。同時，The Public Theater的《奧德賽》乃是一個很好的範例，來透視紐約大型社區劇場的特質。

驟眼看去，社區劇場似乎不脫文娛康樂的本色，難以跟專業劇團的演藝水平相較。而在紐約，《奧德賽》的主辦藝團The Public Theater，卻一直有着營運社區劇場的結構性思維。先由劇團核心班底牽頭，再與各地區的藝團或社區組織合作培訓、排演、拼湊、接軌，打造出既專業又富地區特色（如某些少數族裔聚居的地區，參演者便多帶有該族群色彩）。最終《奧德賽》不僅僅屬於The Public Theater旗下的專業製作，也是全紐約五個地區民間代表共同參與的結果。另一方面，The Public Theater的社區劇場，既藉着社區動員獲得紐約市政府給予最主要的資助，亦牽動了各個領域的贊助商、文化基金，都願意投放資源在是項大規模的免費演出。

相對於Shakespeare in the Park，以《奧德賽》為代表的社區劇場，其實更能體現「文化權利」中「參與文化之權利」的實踐。《奧德賽》除了沿襲The Public Theater在公共空間免費演出的傳統，也令更多非職業演員有機會登上台板，以表演藝術面對世界。根據The Public Theater的老演員Sebastian Arteta憶述，The Public Theater早於60年代已在監獄、醫院、街頭等各式公共空間演莎劇，發起人皆為傳奇色彩濃厚的猶太人；在經濟蕭條的60年代，打着「文化權利為人權」的旗號，向當時的紐約政府提呈振興表演藝術。事隔五十年，這不但成為「文化權利」的重要社會個案，也使The Public Theater穩坐龍廷，成為紐約最具代表性、最能夠向公眾開放的表演藝術品牌。

深化創作交流

西九望打造亞洲舞蹈中心

在勒拉佛爾－諾曼第國立舞蹈中心（Le Phare）總監及編舞艾曼紐·汀的注視下，不加鎖舞廳館的舞者們不斷交換位置，隨着簡單的聲響作出誇張的表情與動作。這個探討聲音與肢體工作的工作坊，是今年西九為本地舞蹈藝術家們準備的一系列「新作論壇」活動之一，工作坊結束後舉行作品的階段性展演，與業界交流之餘，也提供機會讓製作人、策劃人、藝術機構負責人可以看到作品的雛形，從而判斷有無興趣投資或聯合製作。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舞蹈範疇的藝術發展主管陳頌瑛說，香港的表演藝術生態仍然很「廠」，停留在以製作為主，欠缺投放時間和資源在作品的創作、研究和發展階段，作品完成後亦缺乏平台展示。西九未來希望在這方面下功夫，為表演藝術團隊「補前補後」，深化創作空間，提供交流平台，豐富整個生態。今年11月，就計劃邀請歐美的藝術策劃人來香港看作品展演，讓本地藝術家接觸藝術市場。本月中，也將邀請著名的倫敦沙德勒井劇院駐場舞團Company Wayne McGregor的藝術總監Wayne McGregor來港，與本地舞者、舞蹈教師和舞蹈學生進行交流。

陳頌瑛認為，未來西九希望面向世界，但首先本地藝術家要能立足香港，創造出有質量的作品。但現在香港舞蹈的發展遭遇瓶頸，環境的限制也愈發明顯，其中，表演和排練場地的缺乏是最急需解決的問題。

西九的演藝綜合劇場預計將於2020年落成，屆時將包括以舞蹈为主的演藝劇場與駐區藝術中心。陳頌瑛寄望利用此硬件為香港打造集創作與展演功能於一體的舞蹈中心，提供寬裕空間凝聚業界人士進行交流，創作之餘，亦為藝術家提供技術支援，對作品進行研究和記錄。中心亦可為藝術家打造更密切的駐場計劃，比現有的場地夥伴計劃更深入，不只停留在預訂場地的優先權利等範疇，而會在節目設置、技術支援與觀眾培養等方面具有更長遠的策略。例如可參考美國紐約貝瑞席尼科夫藝術中心（Baryshnikov Arts Center），為每位藝術家提供2至5周的創作時間專心發展作品，其後舉辦發展中作品的showcase進行交流。

■艾曼紐·汀與舞者在工作坊現場交流。尉瑋攝



「法國有很多個編舞中心，通過藝術家的創作和養分讓硬件煥發生命力。也因為如此，歐洲可以建立多個舞蹈網絡。」陳頌瑛認為，如果成功為香港打造標誌性的舞蹈中心，將可吸引舞迷「想起亞洲的舞蹈，就想起香港西九」，香港亦可望在將來成為聯繫不同地區藝術家的亞洲舞蹈網絡樞紐。

文：草草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藝術發展主管（舞蹈）陳頌瑛 尉瑋攝